

醒世小說

十尾龜

初編

上海新小說社印行

醒世小說

十
尾

龜

編初

上海新文小說社印行

十尾龜目錄

初編上

第一回 費春泉初臨繁華地

馬靜齋宴客一品香

第二回 安煊第無意遇豪商

清和坊有心捉瘟客

第三回 盤舊店呆東中計

喫花煙俊僕銷魂

第四回 費春泉金屋藏嬌

王阿根茶樓遇騙

第五回 墊空富俊僕結新歡

抬轎子乖人受暗算

初編下

第六回 老同事勞心放冷箭

好朋友出力打圓場

第七回 遇異僧兩宗合一

成美眷賓主聯姻

第八回 老英雄縣監遭慘禍

小俠女黑夜報親讐

第九回 譚老頭幻術弄偷兒

第十回 張勝貴妙術起沉疴

毛惠伯正言懲俗論

鄭紫陽微言箴惡俗

十尾龜初編上

青浦陸士譸撰

第一回

費春泉初臨繁華地

馬靜齋宴客一品香

上海真是世界上第一個好地方。一切希奇古怪東西都在上海出產。兩頭蛇。九頭鳥。九尾狐。九尾龜沒一樣不有。而各怪裏頭要算烏龜這一類最爲繁夥。有獨尾龜。雙尾龜。三尾龜。四尾龜。五尾龜。六尾龜。七尾龜。八尾龜。九尾龜。十尾龜。各種都是經傳所不載。中外所希聞的。其中惟九尾龜經漱六生替他撰過一部專書。風行四海。遐邇咸知。只是現在龜族諸公勢力最盛的。却輪不到九尾龜。因爲他年歲是尊了。精力是衰了。在龍府當差。龍王嫌他辦事糊塗。不復十分的寵眷。只那十尾龜少年新進。鋒銳的了不得。現在曉得他的人還少。倒不好不把他傳播一番。作爲上海的風流佳話。只是文筆。

蕪。陋。比。不。上。漱。六。生。風。華。典。麗。那。原。要。看。官。們。原。諒。的。閑。話。掃。開。書。歸。正。傳。
且。說。浙。江。金。華。府。永。康。縣。有。個。富。戶。姓。費。名。湯。號。春。泉。生。得。濃。眉。大。眼。外。貌。
狠。是。氣。概。只。是。生。性。浮。躁。舉。動。粗。豪。很。容。易。上。人。家。當。兒。這。年。恰。巧。上。海。
家。火。腿。棧。倒。了。春。泉。上。代。本。是。做。火。腿。生。意。發。的。跡。現。在。府。城。裏。還。開。着。好。
幾。家。火。腿。行。上。海。火。腿。棧。倒。了。倒。也。被。欠。去。一。萬。八。千。多。銀。子。春。泉。本。慕。上。
海。繁。華。久。思。一。遊。恰。巧。碰。着。這。機。會。就。借。討。賬。爲。名。親。自。到。上。海。來。其。時。滬。
杭。火。車。還。沒。有。通。行。由。金。華。乘。帆。船。到。杭。州。再。由。杭。州。換。乘。小。輪。船。到。上。海。
船。到。碼。頭。早。有。各。棧。房。接。客。的。手。捏。棧。房。招。紙。紛。紛。跳。下。兜。攬。生。意。春。泉。的。
僕。人。名。叫。阿。根。的。最。是。伶。俐。圓。滑。春。泉。平。日。狠。是。喜。歡。他。當。下。阿。根。聽。得。衆。
接。客。裏。頭。有。喊。嚷。名。利。棧。的。隨。把。招。紙。一。接。笑。向。春。泉。道。老。爺。我。們。就。借。了。
這。家。棧。房。罷。他。這。名。兒。很。好。名。利。名。利。出。門。一。定。有。名。有。利。春。泉。只。把。頭。點。

了一點那名利棧接客的早上來招呼道請老哥伺候坐老爺車子先行罷一切行李都交代我是了阿根道你叫甚麼名字接客的道我叫榮生招紙上注着的老哥放心是了阿根遂把行李一件件點給了接客的向春泉道老爺我們走罷主僕兩人上了岸東洋車早由接客的僱好現現成成歇着二人跳上車主前僕後兩部車飛一般投名利棧來但見馬路寬廣平坦車馬絡繹兩旁店舖高華軒敞裝璜得十分氣概那副熱鬧繁盛的氣派果與別處不同行不多時早到了名利棧東洋車歇下春泉抬頭瞧時果見好所高大房廊門闌上挂着名利棧三個字牆匾兩旁又有仕官行臺四個大字的長招牌兒大門上一副硃漆門聯上聯是名聞四海下聯是利達三江規模闊氣象軒昂主僕兩人昂然直入早有值門的引入帳房見一排十多隻賬拾那些賬房先生寫的寫算的算都忙一個不了一個賬房先生見了

泉春主僕慌忙起身招接請教貴姓台甫阿根隨把招紙遞給那賬房正在攀談恰巧接客的押解行李到了賬房分付茶房領去揀選房間春泉看了樓上第一進第四間官房設着現成的一床一榻就命茶房把行李搬運進來安放貼妥阿根動手替主人放開鋪蓋然後再到自己房間裏去部署一切茶房送上一個房門鑰匙交代倫然出去須要下鎖棧房裏人多手雜各樣須自謹慎春泉就叫阿根收管着吃過夜飯春泉詢問茶房上海戲館那一家最好茶房道眼前要算着春桂茶園李春來今晚齊巧唱挑華車是他的一拿手好戲春泉問春桂在那裏茶房道在大新街三馬路口老爺要去我的拿手好戲春泉問春桂在那裏茶房道在大新街三馬路口老爺要去我替你喊車子去春泉點頭茶房喊了兩部東洋車春泉帶着阿根到春桂看了一本戲回棧時已經十二點鐘了次日起身打水擦臉吃過早點就叫蘿頭司務梳了一條辮命阿根守在棧裏自己坐着車子經投祥記火腿棧來

此時天氣尙早。兩旁店舖還沒有開。齊馬路上來往的人也不十分擁擠。心想上海生意看來都在夜市。昨晚去看戲時。燈火輝煌。車馬絡繹。何等的熱鬧。現在朝晨倒這樣清冷。真與永康成了個反比。例正想間。早到了祥記門首。給過車錢。推門進去。只剩兩個出店。在那裏揩檣。掃地。問馬先生時。出店道。馬先生一竟住在堂子裏的。就店沒有收掉。時光每天也不過到一到現。在索性到都不到。了成日成夜窩在豔情閣。那邊胡先生。陳先生。這幾天也沒有回來。只孫先生睡在樓上。可要去喊他。春泉一想。馬靜齋不過做了火腿棧一個掌櫃。却就這般開心。成日成夜窩在堂子裏。我枉有着六七十萬家私。那裏有他那麼的享福。從今後倒也要學學他們。享亨花叢中豔福了。就丟掉點子銀子也不要緊。心裏想着嘴裏隨答。很好。狠好。不拘那個都好。你去喊是了。出店應着去了。好半天纔有個學生意的出來。請教了尊姓。台。

甫敬上烟茶二事。春泉瞧那學生意的兩眼瞇蒙，滿臉積垢，明獻着沒有睡醒樣子。敬上烟茶略站一站，又進去了。春泉左手托着水烟袋，右手執着紙煤一袋，一袋抽一個，不耐煩，纔見一個三十左右年紀獐頭鼠目的夥計，穿著洋灰湖綢棉襪，元色摹本緞背心，絲襪緞鞋，咳着嗽出來，向春泉拱手道：尊駕就是費春翁先生？久慕久慕。春泉起身與那人廝見請教姓名，纔知此人姓孫，號達卿，湖州人氏，是棧裏管賬的。春泉道：兄弟上月底發一封信，可曾接着？沒有達卿道：接着的敝經理關照過，說春翁先生到時就叫人去告訴他。現在春翁公館打在那裏，少頃讓敝經理到春翁公館裏來面談，如何。春泉道：敝寓就在名利棧樓上四號，最好。這會子就請靜齋兄來會會兄弟。還有別的事要請教他呢。達卿道：是，只恐春翁先生等不及。敝經理這會子還沒有起身呢。春泉道：畧候一下子，不妨。兄弟橫監沒什麼事情。達卿只

得叫出店到豔情閣去請馬靜齋一面陪着春泉天南地北的閒談直談到
天然几上自鳴鐘噹噹連敲十二下纔見馬靜齋三脚兩步的進來一見
面就拱手說失迎失迎有勞久候不當之至不當之至春泉舉眼看
他只見馬靜齋削骨臉爆眼睛白哲哲面孔瘦長身子四十不到年紀
鼻上架着個金絲遍圓眼鏡兒廝見時已脫在手裏頭了身穿青灰摹本
綵珠皮袍子元色外國綬青種羊馬褂白灰綬褲子時式綬鞋白絲襪這一身打扮果然
異常漂亮春泉起身廝見畢馬靜齋道兄弟接到春翁來信曉得春翁總在
這幾天裏到上海所以每天叫出店們到碼頭上伺候幫助照料一切那裏
曉得他們沒有認識春翁竟然兩錯了這是兄弟忽略之過沒有交代他們
清楚現在貴寓在那裏兄弟沒有過來奉候倒先勞光降抱歉之至這幾句
應酬話兒說得輕圓流利十分可聽春泉也隨意謙遜了幾句靜齋道春翁

飯諒還沒有用過。我們一品香去敘敘罷。春泉道：我們至交何必上什麼館子？我也不客氣，就這裏擾一頓。狠好靜齋連稱那如何使得？那如何使得？春泉此時果然覺着有點子餓了。吃局正用得着。當下靜齋就邀春泉坐了。自己馬車電掣風馳，徑向四馬路一品香來。春泉見靜齋場面這樣的闊綽，舉動這樣的奢華，不勝暗暗羨慕。春泉坐馬車還是第一遭兒，覺着騰雲一般，異常的舒服。就問馬車價錢，坐了一回，要多少錢？靜齋道：那也不等要看時光，要看地段。像春秋兩季外國人大跑馬，二三月裏龍華香會時光，坐馬車的人多了，那價錢就貴得了不得。一部馬車光坐他四個多鐘頭，就要十多塊洋錢呢！平常日間不過兩三塊錢罷了。這是時光的不同，像泥城橋朝西虹口考子路、華德路各處的馬車行都是接外國生意的，車子都不十分考究。那馬夫却都依仗着洋勢，蠻橫異常。一言不合就要同人家打降喧拳攘。

臂。蠻到個不可言喻。四馬路一帶的馬車行。車子非凡的考究。馬也非凡的精良。馬夫的打扮更是漂亮。到個絕頂。其餘各地方的馬車行。就都比不上。他了。堂子裏的僧人出風頭的少年。總是坐四馬路車子的多。并且有幾個僧人。還與馬夫有特別交情的。所以四馬路馬車行情是最貴。第二就要算着泥城橋。朝西及虹口。考子路。華德路。一帶的。散在各處的馬車行。要算最便宜。除此外再要便宜。就只有帶鈎橋停着的野雞馬車了。這是地段的。不同春泉道。我們現在坐着的車子是四馬路的。還是泥城橋虹口一帶的。還是尋常各處的靜齋道都不是。這是兄弟自己的包馬車車子。與馬都是自備的。馬夫也是自家用着的。春泉道。自家創一部馬車。要多少錢。靜齋道。車子不過二三百塊洋錢。倒是馬價錢大。不過像兄弟這一匹白馬。買他時七百兩銀子呢。春泉道。一匹馬值到這許多銀子。麼。靜齋道。七百兩銀子買匹。

馬算不着什麼像前幾年南徐馬公館養馬最爲講究有幾匹好馬出到三四千五六千呢各路馬販子都與他家訂着特別契約凡有馬匹販到上海總要先由他家揀選等揀剩下來然後再賣給別人所以當時上海幾匹著名好馬滾地龍雙瞎子大黃馬小黃馬十八兩一千紅玉獅子小吐花三平車駒都出在他家後來他家浙江去做了官那點子好馬也就失散的失散倒斃的倒斃現在還有小黃馬十八兩等幾匹名駒還在四馬路一帶角逐呢那都是著名的快馬車春泉道快馬車聽說巡捕房是禁止的難道這幾匹馬都不要緊的麼靜齋道禁儘管禁快儘管快橫豎捉進巡捕房至多罰掉幾塊洋錢沒甚大不了的事那跑快馬車的又都是上海著名關少幾塊洋錢那裏在他們心上跑快馬車也有一定地段的像大新街上北到三馬路口南到五馬路口泥城橋沿浜南兜跑馬廳北到六馬路再有白克路到

卡德路。這幾段地方都是出名跑快馬車所在。倘然馬夫駕着著名快馬到這幾段地方，不跑快馬，同淘裏人就要嘲笑他。胆怯怕罰不好算英雄。好漢就是乘客，也覺着十分的不體面。所以每到禮拜三禮拜六禮拜日，這幾處地方的馬車竟然逐電追風一般，快到個不可言喻。春泉聽靜齋講得津津有味，再欲問時，馬車已到了一品香門口。二人下車，相讓進內。西崽認識靜齋，接待得異常殷勤。開了七號大菜間，問靜齋還請客麼。靜齋點點頭。西崽隨送上客局兩票。靜齋向春泉說了聲：請坐自己向主位上拍的坐下。春泉心裏暗詫：怎麼請客主人反倒高踞上座？難道上海風氣與永康不同的麼？却又不便啓問。此時靜齋已把請客票畫符般開齊了，付與西崽，轉交下去。分頭趕請。春泉偷眼瞧去，見那請客票是鉛版印就的，空白處只要填上個「人名地址」就完了。暗想：上海請客恁地便當，連請客帖子都有印好空白的。

又新奇又便利。真是再要巧妙也沒有。正在想時，不提防西崽送上兩張白紙來。靜齋便請點菜。春泉道：「兄弟，於大菜一道，不很明白的隨便罷。或者就費靜翁的神替兄弟代點幾樣都好。」靜齋聽說，就執筆替他代點了幾樣。無非是蝦仁湯、炸板魚、火腿蛋、冬菇鴨之類。不庸細表。一時西崽進來回說：請客一概說就來。只厚生莊王老爺說謝謝，不多會子，西崽引進一個客來。靜齋起身招呼，春泉也就站了起來。那人一見春泉，就拱手請教。尊姓靜齋，代答了。轉身向春泉道：「這位李希賢先生是快發財彩票行老板。」春泉說聲久仰。希賢剛纔坐下，忽聽門外有人道：「今天請客，怎麼這樣的早？」想必到了甚麼遠客了。只見兩個人一前一後的進來。靜齋連忙招呼道：「惠翁、介翁，你二位怎麼倒在一起？」前一人接口道：「在此間門口，纔碰頭來。本是兩路的靜齋。替二人介紹道：「這位毛惠伯是靖記海味行經理。這位周介山是慎記經租。」

賬房總賬又向二人道：「這位就是金華的大資本家費春泉先生，兩人聽了都肅然起敬。」靜齋請衆人點菜，衆人也不推讓，各揀自己心愛的點了幾樣。靜齋問衆人可要叫局，周介山道：「現在不過一點多鐘，僧人一大半還睡在牀上，等他穿衣起身梳頭洗臉，舒舒服服徐徐部署到定當，我們泊已吃好多時了。」我看堂唱一層免了罷，靜齋見他說得有理，也就罷了。西嶽先把刀叉安放定當，然後一樣樣菜倣將上來。春泉第一回捏着刀叉吃東西，覺着不是很舒服，幸得生性玲瓏，偷眼瞧衆人，衆人怎樣吃法，自己也就學着樣子吃。總算還不曾有甚笑話鬧出來。衆人喝酒閒談，漸漸說到堂子裏僧人春泉。聽得津津有味，仰着頭，落着嘴，差不多連吃東西都忘記掉。靜齋一眼看見乘機道：「春翁，我們吃過飯就到豔情閣院裏去坐坐，好麼？」春泉曉得是堂子裏快活，答應不迭。一時喫畢，靜齋道：「春翁飽了沒有？可還要做幾樣春泉。」

道够了够了於是西崽送上咖啡茶每人一盃另有兩小塊方式白色東西放在碟子裏還有一柄小銀匙擋着春泉正在不解只見西崽拿着一隻有柄大盃盃裏盛着牛乳走來問道可要牛乳春泉沒有回答西崽就過去問別的客人了別客有點了點頭就見西崽把牛乳向那盃濃茶裏只一倒春泉繻眉道這東西如何好吃此時自己嘴裏正渴隨手拿那盃茶來一喝連忙放手不迭只覺澀而且苦澀得舌頭上辣辣地起來靜齋道春翁咖啡茶是要放了糖喝的春泉道那裏來的糖靜齋道那不是糖麼纔知兩塊白色的小方塊兒就是糖靜齋替他調在咖啡裏再喝時果然就覺不澀了喝過咖啡茶西崽又送上雪茄烟每人一支靜齋簽過字希賢有事先辭着去了靜齋就邀介山惠伯一同豔情閣那裏去介山道我兩點半鐘約一個朋友在須回去會一會你們先請罷於是靜齋春泉惠伯相讓下樓惠伯自己有

包車的春泉依舊坐了靜齋馬車飛一般向清和坊來只一瞬間便到了下車進街早望見一家門首七長八短挂着好多塊招牌兒靜齋道這裏是了却不讓春泉竟自當先走進春泉暗暗託異跟着進內纔到扶梯不提防天井裏有人怪叫一聲春泉嚇了一跳縮腳不迭靜齋在梯扶上連連招手纔放大了胆一步步跟上去早見左首一間房間打起着門簾一個俏人春風滿面的站在門口嬌滴滴聲音叫了聲馬大少靜齋一邊招呼一邊跨進房去春泉跟在靜齋背後只覺一陣脂香粉氣從那俏人身上發將來聞着了甜迷迷異常有趣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十尾龜初編上

青浦陸士諤撰

第一回 安壇弟無意遇豪商

清和坊有心捉瘟客

話說春泉一見豔情閣陡被那陣脂香粉氣薰得全身有點子渾淘淘起來呆呆地站在那裏連靜齋招呼他都沒有聽得豔情閣見了不覺抿着嘴笑靜齋用手推道春翁隨意坐罷春泉方纔覺着隨在炕上坐下娘姨過來請他寬去馬褂春泉慌忙起身把馬褂脫下交給娘姨豔情閣過來含笑請問尊姓春泉兒豔情閣親自前來應酬慌的直站起來恭恭敬敬回答道敝姓費豔情閣見他土態可掬再也忍耐不住撲嗤的笑了出來害得那接馬褂的娘姨也笑起來春泉還沒有曉得笑的就爲自己見他們笑也和着笑一陣子靜齋合他攀談他也無心聽受只目不轉睛的打量豔情閣一張雪白

的鵝蛋臉五官端正七竅玲瓏最妙不過是一點櫻桃時時含笑兩泓秋水處處生情見他家常只穿一件洋灰綢紗棉袄妃色綢紗褲子下穿平底雙樑緞鞋春泉瞧的出神早被豔情閣覺着低眸一笑洋洋地走了開去春泉忘其所以眼光也跟了過去只聽靜齋道春翁我們張園去逛一會子如何春泉還沒有回答豔情閣早接口道很好你們去我也去替我多喊一部馬車春泉聽說豔情閣同去就覺十分高興連應好好靜齋叫娘姨傳命下去叫小馬夫到四馬路一大馬房叫一部橡皮輪皮蓬車來豔情閣就到後房去脫換衣裳一時外場報說馬車來了齊巧豔情閣衣裳也已換好款款的出來向靜齋道我們去罷此時靜齋春泉也都穿好了馬褂遂一同下樓走至弄口見停着兩部馬車靜齋春泉合坐一部豔情閣獨坐一部馬夫把絲轆一帶兩部馬車一先一後滔滔滾滾向大馬路泥城橋一帶駛將來只覺

馬路兩旁所立電桿合開着的店舖飛一般向後倒退這日齊巧是禮拜六
俏人車馬往來的狠多春泉坐在車中把頭左右搖晃大有應接不暇之勢
一時到了張園那馬夫照例把鞭子捲的一揚那匹馬好似懂人意似的向
靠東那條小路上飛一般跑來電掣風馳一瞬眼早掠過彈子房直抵光華
樓面前噴沫揚頭好似也十分的得意靜齋春泉相將下車候豔情閣下了
車一同進安塏第揀了一張桌子泡茶坐下春泉向四下瞧時見一大間洋
房裏無數的桌子沒一隻是空的都坐着時髦俏人浮華浪子五光十色耀
眼欲花瞧瞧這個好似驚鴻顧影瞧瞧那個又似飛燕驚風把個費春泉瞧
得這個舍不得那個放不下真應了一句俗語叫做叫化子喫死蟹隻隻好
你想他在金華永康所見女子都是高髻大袖綠襪紅鞋鉛粉搽得雪一般
白胭脂搽得血一般紅的人現在見了嬌小玲瓏的裝束風流跌宕的體態

自然沒一個不好了。春泉左瞧右望，忙亂了一會子，不覺失聲道：上海繁華，真是名不虛傳。此來真不枉也。靜齋道：春翁既然這樣羨慕上海，何不也就搬這裏來？豈不可以遊玩？你我也可不時敘敘。春泉道：無端的搬出來，狠沒道理。那只好再商量。靜翁問道：你這裏張園天天都這樣熱鬧的麼？靜齋道：那裏能够。天天這樣，今天是禮拜六，下半西洋行停市的，所以這樣盛。明天是禮拜日，也盛的平日。那裏有這樣春泉道：又沒有外國人來干洋行，甚事？靜齋道：外國人雖沒相干，做洋行生意的人却相干的。上海市面都是外國人做起的，各處玩要地方，就不能不順着外國風俗。這裏熱鬧日子，一月裏就是禮拜六，禮拜日，兩天一年裏就是外國清明。外國冬至，外國元旦。合春秋兩回大跑馬，一切時髦的衣裳，新奇的裝束，閑綽的首飾，都從這裏行出的。漂亮的，人物標緻的婦女，也都在這裏聚集的。春泉道：爲甚都

要到張園來靜齋道那也莫名其妙大約你來來我來來各人自然而然就
不能不到這裏來了從前有個新學朋友告訴我美國的紳商一年不遊兩
回巴黎就算不着富豪我就笑答他上海人也是這樣上海人一禮拜裏頭
不遊兩回張園就算不着閥客比了美國紳商只有利害呢那新學朋友道
果然果然張園這地方我狠是怕去你說的真不錯我問他爲什麼他道我
沒有到張園時光一切衣裳的考究式樣的時髦辮子的光滑鞋襪的整潔
以及馬車馬夫馬各種出遊的東西沒一樣不考究到個絕頂想像我這
樣驕傲丰度到張園出起風頭來必定沒有人比得上的了那裏曉得一到
張園人都氣得煞瞧人家的戒子鑽石比我大的不知有到多少瞧人家的
衣裳顏色比我搭配得均勻樣子比我裁制得講究的不知有到多少以及
辮子的光滑鞋襪的整潔馬車的精良馬夫的漂亮比我勝的不知有到多

少好似這一班人專心來要塌我的臺出我的醜似的。你想我氣不氣所以
我張園這地方竟然見他怕的狠。我有好多個禮拜不到張園了。春翁這新
學朋友是蘇州的有名富戶。他的衣裳車馬要算考究的了。尙且這麼的說。
你想張園這地方繁華不繁華。春泉道果然繁華之極。只是婦女的衣服首
飾那新奇巧妙的樣式還是良家人行出來的多。還是青樓中行出來的多。
靜齋道那總是堂子裏行出來的多。堂子裏幾個紅倌人都出奇制勝的想。
那新花樣不論是衣裳是首飾是髮髻想出了新花樣就到張園來比賽樣。
子好看的大家就爭着模仿。先前光是堂子裏倌人弄到後來連良家人都
學樣了。二人正講的熱鬧忽聞背後有人稱喊靜翁。靜齋回頭正是周介山。
忙着起身問介山來了幾時了。介山道也不多一會子。我見下底人多不過。
茶泡在樓上。靜齋騰出位子讓他坐。介山也不坐。嘴裏唧着支雪茄烟一手。

托着同靜齋談天談了幾句。探手到袋裏摸出兩支雪茄烟。一支敬給靜齋。一支敬給春泉。春泉因爲沒有帶水烟袋。烟正用的着。接到手就啣在嘴裏。想吸。靜齋見了忙擦支自來火。送上春泉。湊着吸。可煞作怪。這支烟怎你用盡平生之力吸來吸去。總是個吸不着。害得兩邊桌上的人都笑起來。此時。豔情閣碰着院中姊妹走了開去。不然又多一個笑客了。靜齋道。春翁這烟的頭上是滿着的。剝掉一點子纔好通氣。春泉道。原來如此。你爲甚不早說。只是我方纔在一品香吸的烟沒有剝掉。倒也不會吸不着。靜齋道。那是我先替你剝掉的。春泉方纔明白。正鬧着。忽見外面走進一個頭肥臉胖的人。都喊他四少。四老。那人却春風滿面的向衆人亂點頭。亂招呼。很有應接不暇之勢。介山瞧見那人慌忙迎上去。道錢瑟翁你來的正好。兄弟正要找你。

同你商量一件事。那人道：甚麼事？却又要找我周介山。道：這件事不是你老人家來捏手便不能够成功。說到這裏便附着那人耳朵說了一會子話。只見那人時而搖頭時而繙眉時而點頭。好以在測度那事籌劃對付的法子。一般春泉問靜齋道：此人是誰？靜齋道：就這個纔走進來的人麼？春泉點頭。靜齋道：這個人是上海的大好老姓錢，號叫瑟公。蘇州人氏。從前在怡和洋行做過副買辦。現在自開着一家報關行店，號叫做甯記。這個人專喜管理閒事，打抱不平，花錢手段又不分的撒濑。好似家裏有着幾百家計似的。替人家經手事情，從不曾得着半文錢的謝費。所以人家不論大小事情都要去找他。春泉道：這樣說來，此人倒是個大俠客呢！只見周介山合錢瑟公。點頭就歎步向隔壁那張桌子坐下。春泉提起精神細細的打量他。可煞一路講一路走進去了。忽然一個十七八歲的僧人走過來，朝馬靜齋微笑。

作怪那僧人的面貌與豔情閣竟一模一樣只衣服穿的不同身裁也略略短些動問靜齋纔知就是豔情閣的同胞妹子名叫菊雪軒的便是不覺大有羨慕之意靜齋覺着就道春翁如果賞識他我就替春翁做個媒人如何春泉聽了樂得手舞足蹈滿身不得勁兒巴不得立刻就到他院中去此時豔情閣恰好來了向靜齋道我們去罷靜齋道你先回去罷我合費大少還要坐一會子豔情閣起身要走靜齋又道我停會子要替費大少接風你回去把房間端正着豔情閣道菜可要點靜齋道不必叫他們弄得道地一點子是了豔情閣問可是雙檯靜齋道這又何消問得我在你院中走動幾曾請過單檯酒豔情閣道我恐怕你是雙檯所以問一聲也要先叫他們豫備的呢說畢含笑向春泉道停會子請與馬大少一起早點過來又向靜齋點了點頭方欵欵的走出門去靜齋又合春泉彈子房老洋房照相館各

處遊了一周春泉道。張園、張園總是個花園了。怎麼亭子假山一點子都沒有。難道上海的花園都是這樣的麼？一片草地造幾間洋行就好算爲花園。在內地時，真真人都笑得煞了。靜齋道：這是外國花園派頭。中國花園便不這樣一般。也有亭子也有假山也有水閣也有荷池也有九曲橋。愚園、徐園都是中國式子。春泉道：愚園、徐園可也賣茶。靜齋道：也賣茶的只是生意總沒有張園的盛。也不知是什麼緣故。春泉道：總這是風水之故了。兩人談了會子。靜齋摸出表來瞧時，差不多已有五點半鐘了。遂道：我們走罷。春泉點頭。靜齋向馬夫打一個手式。馬夫是留着心的。飛一般奔上來。道老爺馬車。可要駕起來。靜齋道：我們要走了。馬夫答應一聲。立刻就去駕車。一時放到面前。兩人跳上車。馬夫把絲韁只一帶。那馬跑開四蹄拍踢。拍踢駛出園門。向東轉灣。沿着靜安寺路一帶跑來。此時正值三月初旬。天上的半灣明月。

合馬路上的萬盞電燈爭輝比耀。那燈光月光都從繁枝密葉裏頭漏射下來。映得馬路都成了淡碧色。兩邊洋樓櫛比。綠樹成林。好一似浸在水晶宮裏。一般那從張園回去的馬車。啞頭接尾。走成一線。馬蹄聲拍踢。聽進耳去。十分清越。一過泥城橋。却另換了一派繁華景象。橋西清雅氣味。一掃而空。因為時光已晚。只大馬路。拋球場。四馬路。兜了一個圈子。就到清和坊。豔情閣。那裏跨進弄堂。聽着歌管參差曲聲。刮耳春泉就覺異常高興。等到走進院中。瞧見了豔情閣的風流體態。不覺又瘋魔起來了。靜齋叫娘姨取過請客票。又拿了筆硯過來。央春泉替他寫票。請客春泉只得接了筆。替他寫。什麼厚生莊經理王祥甫。甯記報關行老板錢瑟公。紗廠買辦單品純輪船買辦張咸貴。電報局文案賈箴金。并早晨的李希賢。周介山。毛惠伯。共是八張。靜齋說了聲費心。就把客票叫娘姨轉交外場發去。不多時。外場回來。

說請客都到。一概就來靜齋大喜。一時請的客陸陸續續來了。春泉除李周毛三位方纔敘過外。一概都是初會。免不得請教尊姓台甫。各敘了幾句。久仰幸會的套話。靜齋便替衆人開局。票春泉的局。不用說得是梅雪軒了。起過手巾。大家入座。此席爲春泉接風而設。春泉自然坐了第一位。餘人依次坐下。梅雪軒就在同院轎子。也不用早過來了。走進房門。幾步路走得軟而坐穩。一嫂一娘。宛如春雲。甲岫相似。走到身邊。扶着春泉椅背。欵欵坐下。此時梅雪軒已曉得春泉是金華富戶。有點子想頭。所以應酬得十分巴結。一坐下就自拉胡琴。唱了一支小調。把個春泉聽得忘了情張。開着血盆大口。瞧着梅雪軒眼睛。一瞬都不瞬。好似吞得下似的。連靜齋勸他喝酒。都沒有。聽得梅雪軒見他這個樣子。眉梢眼角故意賣弄風情。把個費春泉弄得像。雪彌陀向太陽渾身融化。梅雪軒更放出勾魂攝魄手段。慢慢的一問一答。

引起談鋒。兩個人雖係新知，宛如舊識。竟然咬着耳朵，密密切切談起心來。直到客人的局齊了，靜齋要春泉擺莊，纔把話頭打斷。春泉道：擺莊我就擺一個二十杯內外通。如何？靜齋道：通只二十杯。春翁還是擺了，內通罷。周介山道：是大杯還是小杯？靜齋道：二十杯自然總是大杯了。春翁是洪量，總不見會擺小杯的。春泉還沒有回答，梅雪軒早附着耳道：你現在擾了馬大少的可要還還席？不如席散後到我房裏去也。擺個雙檯，還敬還敬他。春泉點了點頭。梅雪軒道：你自己要做主人，還是留點子量的好？不要喝醉了，不能够。敬客春泉連點頭，就向靜齋道：二十杯內外通，且擺了小杯。兄弟還想自己做主人，答老哥的東，要盡量請停會子。盡罷，靜齋聽說春泉馬上要答東，曉得已被梅雪軒灌足了迷湯了，喜歡道：那一定要奉擾的，可是就在梅雪軒處。春泉道：是的。就費靜翁神替兄弟代邀在席諸位，可否？我們就原席幾。

個人。一個客不添。一個客不減。靜齋說了衆人。一齊應允。春泉見衆人盡都答應。心上十分快活。伸手摺拳五魁八馬。一個個摺下去。不多幾時。二十小杯的內外。通早都完了。接着就是瑟公的令了。瑟公是三小杯通關等到各人的令行。完差不多。菜也齊快了。大家忙叫拿乾稀飯吃過。謝了主人。一同出席。梅雪軒房間就在樓下。不多幾步就到了。到得房裏。檯面已經豫備停當。春泉向靜齋道。這裏頭規矩我是一點子不懂的。費神替我代爲招呼。招呼。靜齋道。那是很應效勞的。很應效勞的。遂要過筆硯來替衆人開好局票。交外場先行發去。一面叫起手巾。春泉執壺在手。恭恭敬敬定靜齋第一位。靜齋要推辭。時介山道客從主命。靜翁不必推讓。靜齋只得罷了。衆人坐定。梅雪軒含笑招呼。執壺敬了一巡酒。應酬得異常圓到。真是滿場飛舞。八面張羅。衆人因春泉是個資本家。都十分的奉承。暢飲歡呼。猜拳行令。喫得異。

常有興春泉酒量本是有限。又因靜齋有意作弄。不許代酒。多輸了幾記拳。
喝得個稀泥爛醉。睡在炕上。宛如死狗。一般連衆客作別。都沒有知曉。梅雪軒見衆人去了時候。已經不早。想把春泉扶到床上去睡。連推帶喚。扶了半天。那裏扶得動半點子。沒奈何只得打發娘姨等出去掩上房門。把炕上的烟盤移過了自己也側身陪睡。又取一條薄被來。輕輕替春泉蓋好。春泉直睡到四點鐘敲過。纔醒過來。一翻身。覺身畔睡着個美人兒。一顆香水香從鼻管裏直鑽進來。香得滿心裏都癢癢地。全身四肢八節。沒一處不酥麻。趁着燈光瞧時。見梅雪軒星眼朦朧。口脂芬馥。不由的不魂蕩魂飛。正想湊上去。香他一個面孔。梅雪軒早被驚醒。問道。你這會子怎樣方纔喚你不應。我們唬得來。現在可好點子。沒有春泉道。我現在酒已醒了。覺着口渴的緊。可有茶我要喝一口子。梅雪軒道。我們蓮子壺上燉好着開水。沖一盃玫瑰露。

你解解酒可好。春泉道：玫瑰露可是甜的。甜的東西我極喜歡。梅雪軒揭開被兒，輕輕走下地去，取了隻小盃子，又取出一瓶玫瑰露來，倒上了小半盃。用開水沖了個八分，先試了試，冷熱纔走過來。春泉已經坐起來了。梅雪軒把盃子送到春泉口邊。春泉就在梅雪軒手裏一口一口的吸，不多幾口，早吸完了。覺得香甜異常，十分的可口。梅雪軒低聲問道：可要床上去睡春泉？大喜，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再講。



十尾龜初編上

青浦陸士謨撰

第三回 盤舊店呆東中計 奘花煙俊僕銷魂

話說費春泉這夜住在梅雪軒院中自然是一宿無話何用細表從此與馬靜齋却攀了一層戚誼變爲襟兄襟弟便格外的知己起來每日合周介山毛惠伯等一班人你請我我請你鬧得個烟霧騰天早把算賬兩字忘記在九霄雲外靜齋曉得他已經入彀這日靜齋叫了幾樣菜畱春泉在豔情閣房裏便飯小酌豔情閣也在旁邊陪飲靜齋無意中說到生意上來又漸漸勸他上海來開棧自做春泉道自做好是好只是祥記爲甚虧倒了這許子我心裏究有點子胆寒靜齋道祥記的虧倒是不關生意上的照生意上算起來非但不虧還多着好多銀子呢就是現在倒雖倒了照着這點子

生意就拿這塊牌子盤給人家。一二萬銀子是飛飛燥有人要的。前天有個
甯波大資本家姓李的特地來拜。我要盤我們這店肯出到二萬銀子。我因
爲祥記兩字是先嚴手創起來的。所以沒有答應。春泉道祥記平日生意去
掉一切開消。每年好多幾許銀子。靜齋道盛旺年勢總要多到六七萬衰敗
年勢不過一兩萬罷了。春泉道照此說來是很好的了。爲甚會虧倒的呢。
靜齋道一言難盡。那都是少斂東不好少斂東年紀輕閱歷淺聽信了人家的
話吃火油吃火油就在火油裏倒翻了累的本店都支持不住。所以兄弟一
竟說一個人總要做本行。本行無論如何總不要棄去外行。無論如何總不
要羨慕人家發財。儘讓人家發去。因爲本行裏頭情奸利弊我都知曉的。我
自己能够趨利防弊。外行是渾渾噩噩。全都不曉。春翁你瞧。兄弟這議論是
也不是。春泉道很對。很對。靜齋道就像你春翁火腿飯是吃了幾代了。這裏。

頭的情形。那裏還瞞得過你一點半點。這爿棧偷是你做了倒很好。春泉究竟。是。內。行。便。細。細。盤。問。本。埠。生。意。如。何。客。幫。如。何。靜。齋。是。老。早。端。正。好。的。自。然。回。答。得。天。花。亂。墜。說。得。春。泉。心。裏。頭。有。點。子。活。動。起。來。并。且。豔。情。閣。梅。雪。軒。都。是。靜。齋。一。路。的。說。話。中。間。十。分。的。幫。助。說。靜。齋。爲。人。怎。樣。的。可。靠。生。意。怎。樣。的。會。做。聽。了。他。話。決。不。會。上。當。的。春。泉。此。時。日。夜。浸。在。堂。子。裏。正。迷。糊。糊。糊。時。光。梅。雪。軒。說。出。來。的。話。更。是。沒。一。句。不。聽。沒。一。件。不。依。的。當。下。不。知。不。覺。竟。然。答。應。了。靜。齋。見。他。答。應。恐。怕。日。久。生。變。立。刻。喊。一。個。雙。檯。下。去。請。攏。周。介。山。毛。惠。伯。這。一。班。人。來。當。衆。言。明。使。他。不。能。够。翻。悔。次。日。就。邀。春。泉。到。祥。記。把。一。應。生。財。存。貨。點。了。個。清。楚。立。了。盤。項。契。據。簽。了。字。議。定。生。財。存。貨。牌。子。一。總。作。價。九。八。規。元。二。萬。兩。就。請。周。介。山。毛。惠。伯。作。了。中。人。除。欠。項。扣。抵。外。春。泉。又。足。足。拿。了。二。千。兩。銀。子。出。來。於。是。祥。記。火。腿。棧。就。歸。費。春。泉。

開了。把牌子改爲祥記春號掌櫃。一席仍舊請了馬靜齋。一切銀錢往來。夥友進出都歸他一手經理。春泉索性把行李搬進梅雪軒院裏。叫阿根住了。店裏去自己日日夜夜窩在堂子裏。弄的魂不收身。魄不歸竅。昏昏沉沉。迷糊糊像墮在雲堆裏一般。今暫擱過。且說春泉的僕人阿根年紀已有二十歲了。從前跟着春泉老子也曾到過兩回上海。只因老主人人生性嚴厲。除幹正事外。只在寓裏頭瞧瞧書。至多有朋友來出去吃吃茶。瞧瞧戲。那花柳場中。不要說沒有跨進過。連望都沒有望見過呢。阿根久慕玩耍地方的趣味。苦於主人的拘束。一回也沒有領教過。現在老主人是去世了。知趣的小主人又十分時髦。不要說別項。那轎飯賬一項却已叨光了好多十塊錢了。心裏頭便有點子躍躍欲試。苦於沒個領頭人。不敢貿然問津。阿根房間隔壁住着一個蘇州人倪雨生。是來上海尋生意的。閒時常與阿根攀談攀談。

倒也十分投機。這日阿根搬行李到祥記春號去。雨生見了就問根兒回去。了麼。阿根道我們老爺叫我搬到店裏去住。現在我們開了火腿棧了。雨生心裏一動。暗想我何不就託託他。他是他家老爺的得力家人。或有法子好想也未可知。遂竭力拉攏道。根兒你我雖然認識得不多時。却知已得像好多年老朋友似的。你也曉得我。我也曉得你。每天談談倒也慣了。現在熟刺刺地忽的要分手。心上便覺着有說不出一種難過。最好你我兩人常常聚在一起照應也有照應。熟鬧也有熟鬧。只恨兄弟福薄。纔敘首。得個巴月。說到這裏。眼圈兒紅紅的。做出一種悽惶的樣子。又道你是福氣人。此後飛黃騰達。不知可還念着我這個窮朋友。今日你我分別可憐。我窮得沒什麼相送。可否懇求你賞我個光。同到館子裏去坐坐。喫是沒什麼吃。不過敍敍罷了。阿根道什麼話。你我自家人。又何必這樣。雨兄你光景也不十分好生意也。

沒有找着爲了兄弟破鈔。兄弟心裏也不安。今日的盛情。兄弟心領就是了。雨生道。根兄不肯賞。兄弟的光明明是瞧不起。兄弟不肯認。兄弟做朋友。阿根見他這樣說了。只得應允。約定四點鐘在昇平樓泡茶相候。到了四點鐘。敲過。阿根換了一身衣裳。元色泰西緞棉袍子。元色摹本緞馬甲。走到四馬路尋着了昇平樓茶館。走上扶梯東張西望。找時。雨生早在左首桌上起身。相迎口稱根兄。阿根一面坐下。一面問你等了幾時了。雨生道也到得不多。會子堂倌過來。問可還要泡一碗。阿根道不必。泡了我們坐坐就要走的。兩個人喝了會子茶。雨生會過茶鈔。一同下樓離了昇平樓。向西至大新街雅叙。園進去。揀了正廳後面小小一間亭子坐下。堂倌送過烟茶。便請點菜。倪雨生便開了個菜壳子。阿根攔住道。你我通只兩人。要這許多菜來做什麼吃。又吃他不下。白糟蹋也。可惜我看還是少幾樣。只要可口些。是了。雨生拗不。

過只得遵命。於是。要了紅燒大腸。油爆肚。燜肉片。炸八塊醋青魚。炒蝦腰。幾樣。又要了兩壺京莊酒。二人對酌。談心起來。忽然一陣胡琴聲音。從廳側書房裏發出來。接着便是僧人唱曲聲。客人叫好聲。搆拳聲。說笑聲。熱鬧得不堪。言喻阿根便坐不住了。推說解手溜出去。張看見一桌共五個人倒叫有十個出局面東坐的。那個沒辮子。身後兩個僧人年紀都祇十八九歲。不但打扮的十分嬌豔。那品貌也似花枝般出色非凡。與着沒辮子的你言我語。親暱異常。對座一個胖子道少翁通關輪着你了。不要一味的講知心話。做出要好情形來給我們瞧。連攘拳也忘掉。你們恩相好到房間裏去恩也來得及呢。沒辮子身後那個僧人便不肯依拾了粒杏仁擲過去。胖子一閃。不提防頭上戴着的帽子跌掉了。引得鬨堂大笑。阿根瞧了滿心羨慕。只可恨不知趣的堂僧請去用菜。只得歸座。雨生道根兄碰着了熟人。麼菜要冷了。

阿根嘆道：「咳雨兄，你我枉做了七尺丈夫，却這樣的狼狽，瞧着人家，何等的
鋒芒！」何等的得意人家，也是個人呢！人比人真是氣煞人。雨生見他急地牢
騷起來，正如丈六金剛一時摸不着頭腦，忙問像根兄這樣的際遇，還有甚
麼不逞？心貴上老爺這般的重信，吾兄要怎樣就怎樣，照兄弟看來已是好。
極好極的了。阿根道：「講到我們老爺，倒不要罪過我的話，真是說一句聽一
句，說一樁依一樁的。不論大小事情，我們老爺都要問，我都要同我商量，就
是這會子火腿棧的事，也是我說了他纔做的。雨生道：「兄弟，倘有老兄這樣
一天就死也，情願只是根兒爲甚，還有不滿足呢？」阿根道：「你那裏知道你做
了我，纔知道呢！人的心是沒有厭足的好了，還要好。你現在瞧我，已是好，不
過能够爬到我地步，已經快活到個絕頂了。那裏曉得我也在不快活也在
羨慕人家呢！我方纔出去瞧見廳側書房裏那桌人，何等快活，五個人倒叫」

了。十個出局。都是花朶兒。一般的人。在燈光下。望去其皮膚之白。而且細。而且滑。有趣得說。都說不出。描都描不像。他們却都每人佔着兩個。這種倌人。倘然能够合他睡。一夜真是立刻就死。都情願雨生笑道。這種事情何難。之有那當婊子的原是挂着招牌賣的。只要花掉幾個錢。馬上就好辦的。到只是你我現在到長三堂子去也頗不合算。長三堂子花頭是大。不過吃酒。咧。碰和。咧。洋錢用得蘿菔片似的一點子都不實惠。并且他們都是經慣大。場面的。你就在他們身上花掉三四十塊錢。在你已是吃力煞。他們眼睛裏却溜。都不會溜。一溜你想長三堂子交結得起。交結不起。你我都是經紀人。呢。阿根聽了呆了半晌。開言道。這樣說來。有家私人。纔能嫖。像我們經紀人。連嫖的福都沒有。修到空到上海。白快活了一會子不成。雨生道也有便宜。點子的地方。你要玩要。還是到老老實實處所去比了。長三堂子不過地方。

小點罷了人也差不多阿根喜道什麼地方呢雨生道你要去我陪你去是了價錢很便宜阿根道喫過飯就去可好雨生道好是很好只是我今天還要去看一個朋友明天去了罷阿根急道你朋友明天去看了罷今天且陪我玩耍地方去我總忘不了你的情雨生道我那朋友是約着的我還要託他薦生意今天失了約我的生意便不成功了玩耍又不是要緊的事明天去也好後天去也好阿根道却恁地湊巧說着便露出不快活的樣子雨生連忙轉機道好好今天去也好就今天去那朋友不去會他了拚着這生意不成功在你根兒面上便顧累不得這許多只求根兒不忘記兄弟在貴上跟前吹噓吹噓有機會派一個事情做做那就受賜不淺了阿根道要薦個巴生意是狠容易只要店裏有缺分空向老爺說一聲沒有不成功只是總要人等缺不能缺等人要緊是要緊不來的雨生道那個自然種種費根兒

的神看機會替兄弟吹噓。是了。阿根道。那是何消說得。兄弟可以盡力的地方。無有不盡力的。此時所點的菜已經上齊。雨生問可還要什麼。阿根道。酒菜都够了。弄碗湯來吃飯罷。雨生把筷着敲碗。丁丁丁丁丁堂倌。聽得忙進來。問要什麼。雨生道。弄碗三鮮湯。盛飯來罷。飯堂倌。絞上。手巾。二人接來。揩過雨生。惠過鈔。一同出門。徑由大馬路轉灣向益湯弄。一帶行來。將近益湯弄橋。見一家門首挂着。蓋。燻黑的。玻璃燈。跨進門口。就是樓梯。阿根跟雨生上去。舉目瞧時。只有半間樓房。異常狹窄。左首橫着一張廣漆大床。右首把擋板拼做一張烟榻。却是向外對樓梯擺的。靠窗一張松木妝檯。兩旁川字椅子。壁上倒也挂幾幅單條字畫。都是城隍廟花園裏灘頭上買的東西。雖是不多。倒也布置得花團錦簇。阿根見房間裏沒人。悄悄問道。這裏什麼所在。可就是長三堂子。雨生笑道。這裏不是長三。是阿三。阿根道。

阿三比了長三可便宜點子雨生笑而不答忽聽樓下喊道三小姐走得來快點子走得來喊了兩遍纔有人遠遠答應咭咭呱呱一路戲笑而來阿根還只管問雨生忙告訴他這裏是花烟間阿根道花煙間爲甚叫做阿三兩生道阿三是他的名字他名字叫張阿三話聲未絕樓梯上敲銅敲銅一陣响那張阿三已走上了阿根遂不言語張阿三一見雨生就道你這人好哇你說回去一兩個月至多四五個月現在可是四個月扳指頭算算怕不要二年多了麼我差人到你店裏看了五六回你店裏的人總是吃着生人腦子似的沒有一句好話回答我火透了自己趕去問碰着個老頭兒纔曉得你已經不做了說上海是不來的了你這張嘴說出來的話可是放屁不是我替你記着從沒一句作得數的你不來也罷索性合你拚一拚試試手段是了雨生忙陪笑道你不要動氣且聽我說走近張阿三身旁附着

耳朵輕輕的講話，講不到三五句，張阿三忽地跳起來，把臉一沉，道：「你倒乖。」想拿這件濕布衫脫給人家穿了，你自己倒卸身了？是不是雨生發急道：「不是，不是，你且聽我說完了呢！」張阿三便用一隻手勾住了雨生頭頸，聽他講話。兩個人咕唧說了好一回，也不知說點子甚麼。只見雨生一邊說一邊拏嘴，張阿三就回頭把阿根溜了一眼，接着雨生又說了幾句。張阿三道：「你怎麼樣？」雨生道：「我依舊照常呢。」張阿三方纔罷了，走到榻邊，灣下身去，剔亮了煙燈，問阿根，姓阿根，回說姓王。張阿三瞧着阿根，自頭至足，細打量，弄得阿根不好意思起來，別轉臉去裝做看單條。只見一個老娘姨，一手提着銅錦，一手託着一盒煙膏，走上樓來，見了雨生，也說道：「哎喲，倪先生，我們只道你不來的了，倒還算你有良心，原舊請得過來。」張阿三接口道：「呸！人有了良心，狗也不會吃屎了。」雨生笑道：「我來了，倒惹你們這麼的說。從

明天起就此不來可好。張阿三也笑道：「你真個敢這樣？我就給一頓生活。」你吃雨生道：「哎喲，你的生活我是領教過的，倒也未見是怎樣？」張阿三就趕過來，捏他的腿，捏得雨生討饒不迭。此時老娘姨已把煙盒放在煙盤裏，沖好了茶，提着錦子下去了。張阿三靠在雨生身旁，燒起烟來，見阿根獨自坐着，便說：「楊床上來靠靠罷。」阿根巴不得一聲，隨在煙榻下手躺下，瞧張阿三燒好一筒煙，裝在槍上遞給雨生，颶咧咧的直吸到底，又燒了一筒，雨生也吸了。等到裝第三筒時，雨生說不要了。張阿三調過槍來，遞給阿根，阿根吸雅片是外教不到半筒，斗門噎住。張阿三接過槍去，打了一簽，再吸，再噎。張阿三嗤的一笑，拿起簽子，打通了煙眼，替他把着火。阿根正在動火，被他一笑，笑的越發心癢難熬。見他白雪肉裏的手，把在槍上，不由得伸手過去，捏他手腕。張阿三奪過手，把阿根腿上儘力摔了一把，摔得阿根又酸又痛。

痛。又。爽。快。阿根。吸。完。煙。却。偷。眼。去。瞧。雨。生。見。雨。生。雙。眼。閉。着。朦。朧。矇。矇。似。睡。非。睡。光。景。阿根。低。聲。喚。雨。生。兄。連。叫。兩。聲。雨。生。只。是。搖。手。並。不。答。應。張。阿。三。道。隨。他。去。是。了。他。是。烟。迷。呀。阿根。便。不。叫。了。張。阿。三。索。性。挨。到。阿根。這。邊。來。拿。着。簽。子。燒。烟。阿根。心。裏。熱。得。熾。炭。似。的。却。因。碍。着。雨。生。不。好。意。思。動。手。只。目。不。轉。睛。的。呆。看。見。張。阿。三。白。雪。似。的。面。孔。黑。漆。似。的。眉。毛。水。汪。汪。的。眼。睛。血。滴。滴。的。嘴。唇。越。看。越。愛。越。愛。越。看。愛。一。個。不。已。看。一。個。不。休。張。阿。三。見。他。這。樣。笑。問。瞧。點。子。什。麼。阿根。要。說。却。又。說。不。出。也。嘻。着。嘴。笑。了。張。阿。三。知。道。他。是。個。嫩。貨。便。把。烟。槍。塞。到。阿根。嘴。邊。道。哪。請。你。吃了。罷。阿根。吸。完。雨。生。也。醒。了。向。阿根。道。我。們。走。罷。阿根。道。也。好。兩。人。站。起。身。要。走。張。阿。三。一。把。拖。住。倪。雨。生。又。說。好。些。話。兒。只。因。發。聲。輕。不。過。說。點。子。什。麼。一。句。都。聽。不。出。說。畢。下。樓。張。阿。三。把。阿根。袖。子。一。拉。悄。說。明。天。你。一。個。兒。來。我。還。有。話。同。你。講。

阿根點點頭忙跟着雨生回去。雨生在路上問道：「根兄，你瞧張阿三好不好？」
阿根道：「好的很，真是三個錢火腿沒處批。」雨生道：「可知我的眼力不曾錯。」
阿根道：「好雖然好，可惜是你的相好，我不便放肆。如何？」雨生道：「你又迂了這碼。
甚麼他們本底子賣的有了錢，大家可以進去，又不是我的妻子？」阿根道：「你
難道不吃醋？」雨生道：「我要吃醋時也不會領你去了。」老實說：「你我這樣知
己，還顧忌點子什麼？那怕要姘我老婆？」我也肯呢，只要你不忘記，我就够了。
阿根聽了十分感激，倪雨生又說：「張阿三那邊以後你我雨人大家走走不必避忌。」
阿根道：「我還要請教你花烟間裏頭玩要價錢。」如何？」雨生道：「那是狠便宜的尋常花煙，間住夜也不過幾角洋錢。跳老虫是越發便宜了，只消一
二百文够了。」張阿三却又當別論的，他是花烟間裏頭的狀元，總要貴一點。
子然而貴煞也有限。阿根聽了「跳老虫」三字，不懂便問：「甚麼跳老虫？」雨生只

得。告訴他。阿根聽了。忽地想着。一事欲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十尾龜初編上

青浦陸士謨撰

第四回 費春泉金屋藏嬌

王阿根茶樓遇騙

話說阿根聽了雨生的話，忽地心轉一念。我袋裏現有着一塊八角洋錢，倒不如就到張阿三那邊去過一夜，開開心。此時恰巧走到大馬路，推說店裏還有點子小事，你我就此分路罷。我要先回去了。雨生又說兄弟的事種種，費神務望我兄留在心上。阿根應允，點頭作別，却隱身電桿背後，瞧雨生走的遠了。旋轉身向益湯街橋只一溜溜到張阿三家門口，見張阿三正坐在門口板凳上，捏着隻洋銅水烟袋，忒嚙，忒嚙，正吸得起勁，一眼望見阿根，慌忙立起身道：哎喲！王先生又來了，請樓上去坐坐。一把拖住袖子，阿根趁勢跟着上樓。張阿三要去點烟燈，阿根搖頭道：不要去點，我不抽鴉片。張

阿三笑問不抽烟請過來做什麼。阿根回答不出只嘻着嘴傻笑。張阿三道請這裏來坐我合你講句話。阿根走到烟榻上湊着張阿三身子坐下涎着臉問有什麼話。張阿三趁勢坐在他膝蓋上一隻手勾住他的頸兒與他唧唧說話。阿根茫然不懂。張阿三又說一遍。阿根依然聽不清楚。張阿三道你這個人怎麼這樣的人家同你講話總是假癡假呆。阿根道你的話我簡直不出怎樣呢。阿三道我手上這隻裏金戒子樣子不時髦了要你替我去打過一隻問你肯答應不肯答應那可聽清楚沒有。阿根道那也不值什聽數的。阿根道我從不會騙人的。兩人談談說說狠是有味。忽聽呼辣呼辣一陣皮鞭打人聲夾着哭泣聲討饒聲喝罵聲雜沓並作却一聲聲都從隔壁發出來。阿根失驚道做什麼。張阿三道這是鵝母打討人呢。隨他們去是了。

阿根道爲甚要打張阿三道。自然總爲不會得做生意。倘是生意好。總不見會打他隔壁的老撾二舅媽。還是軟心腸人。討人不會做生意。光不過剝精赤了衣裳。細縛住了手脚。用皮鞭抽一頓罷了。至多傷掉點子皮膚筋骨。是不碍的。阿根驚道剝光了衣裳。細縛了手脚。用皮鞭抽打。還算是軟心腸的。怎樣辦法纔算硬心腸呢。張阿三道講到硬心腸人手段可就說不得了。把烟簽子或是銅錢生旺了炭風爐。燒得紅透。紅透用鐵鉗鉗着向討人大膀上屁股上乳上亂烙。亂戮。有的拿着熨斗。沒命的熨。有的用棉花浸透了火油。紮縛在十個指頭上。用火點着燒。你想痛不痛苦。不苦。阿根道討人喫這樣的生活。難道不會叫喊的麼。叫喊起來鄰舍人家總會聽得的。聽得了難道都不來解救的麼。張阿三道鄰舍人家也不會聽得。就聽得了誰情願來。解救。大家都開花烟間的惺惺惜惺惺。好漢惜好漢。同行總幫護同行。誰

情願來做甚冤家只有打起討人來自己手酸了央煩鄰舍人家來幫助呢。阿根道馬路上走過人不聽得的麼巡捕也不少呢張阿三道每逢老撾擺布討人總用手巾塞住了嘴纔動手就爲怕他叫喊起來外邊人聽得了不穩當并且閒人只管閒人事那個肯來多事阿根道這樣擺布萬一擺布死了不是一場人命官司麼張阿三笑道老撾弄死個巴討人要吃起人命官司來上海縣大老爺也沒這麼大工夫呢擺布死了好點子弄一口施棺材強不強施棺材也用不着一口一張草席綑成一捲半夜三更悄悄的扛到義塚坟上去一埋就完結了有甚大不了的事阿根道討人也是出洋錢買來的人命不人命罪過不罪過且都丟開活活弄死了他這錢豈不是沒處收回來了麼豈不就此拆本了麼張阿三道喫生活的幾個橫豎都是沒出息的有的是不肯做生意有的是不會做生意老撾也並不是真要他性命

無非要管。教他來肯做生意。會做生意。管得他生意好。自己也有錢賺了。那做老鴉的也真苦惱。不過借了印子錢買討人印子錢。利錢是大不過。自然都要在討人身。上出產。還要想賺幾個錢。加之房錢。吃用幾許。開消買進來。討人不會做生意。他豈不要發極。乖覺的討人曉得老鴉要發極。做生意。先自巴結起來。老鴉見他生意做得巴結。自然也不會打他了。阿根道。怎樣做。法。纔算巴結。張阿三道。講到巴結兩字。也沒有底的。像我們這生意。是苦不過。比不得四馬路胡家宅一帶的野雞堂子。走的都是體面人。錢用的十分爽濶。關一關房門。總要三五角小洋。碰着閑一點子的客人。竟然出到六七角。都有住夜。總要一塊朝外。一天裏只要關上四五回房門。已經可以了。并且。也有打茶會。碰和許多的花頭。雖然比不上長三么二。在我們瞧起來。已經是活神仙一般了。像我們跳老蟲。客人跳一回。只到手得一二百個老錢。

一天裏就接着二十個跳老蟲客人也不過四吊錢罷了住夜要巴到一塊洋錢的客人是很不容易做了一年不知可有兩三個闊客巴望到手但是人是一般的人身子是一般的身子人比人比比真要氣煞阿根驚道一個人大天裏頭要接到二十多個客人這身子可還是肉做的張阿三道身子那裏有鐵鑄銅造的自然一般是皮肉所成父母所養你也問出笑話來了阿根道不是我問出笑話來既然也是皮肉所成父母所養怎麼吃的消呢張阿三道誰還吃的消無非要免吃各樣的苦頭不得不勉力巴結罷了性命兩字早已置之度外阿根道這樣說來花燐間真是人世界上活地獄了性張阿三道恐怕地獄裏頭的鬼比我們還快活點子呢阿根道既然這麼的苦怎麼倒都情願做呢張阿三道誰都情願幹這沒廉恥的事吃這碗飯也要做沒法有的因為家裏窮被父母賣掉的有的是出嫁後丈夫沒出息拿

來。押。掉。的。也。有。被。拐。子。拐。出。來。的。誰。都。情。願。幹。這。勾。當。阿。根。道。爲。甚。不。逃。走。
張。阿。三。道。那。個。不。想。逃。走。但。是。要。逃。得。掉。也。很。非。容。易。他。們。看。守。得。何。等。的。
嚴。萬。一。逃。不。掉。被。他。們。捉。住。了。反。倒。吃。苦。阿。根。道。你。可。也。是。這。樣。的。麼。張。阿。
三。道。我。從。前。也。吃。過。一。番。苦。的。現。在。總。算。好。了。是。自。己。身。子。了。碰。高。興。做。做。
不。高。興。就。不。做。沒。個。人。敢。來。管。我。阿。根。道。只。要。你。不。吃。苦。就。是。了。別。人。吃。苦。
都。不。干。我。事。張。阿。三。道。我。還。記。得。那。年。子。暑。天。裏。吃。的。苦。真。是。自。出。娘。胎。第。
一。遭。這。日。天。是。熱。不。過。靜。坐。着。搧。扇。子。汗。還。直。淋。我。住。的。房。子。又。是。朝。西。屋。
樓。上。熟。得。火。洞。一。般。那。知。奇。巧。不。巧。接。二。連。三。的。來。了。幾。個。碼。頭。上。小。工。這。
班。人。滿。臉。的。橫。肉。一。身。的。臭。汗。齷。齷。齷。到。個。一。等。殺。橫。殺。橫。到。個。絕。頂。又。
粗。又。狠。又。橫。又。蠻。瞧。見。了。他。那。副。形。狀。已。經。嚇。得。個。半。死。還。經。得。起。合。他。睡。
覺。那。知。恰。恰。都。看。中。了。我。那。時。還。是。討。人。身。子。又。說。不。出。不。接。被。這。幾。個。殺。

胚弄得來頭裏渾淘淘滿肚皮作惡。眼睛前都黑起來。告訴老鴉。老鴉說這
是發痧。不要緊的。叫娘姨替我刮了一會子痧。給了半盞明礬水。我喫連睡。
都沒有睡。一刻倒又要喊我接客了。我回說剛剛發過痧。身子吃不消。今天
生意不高興。做了那老鴉冷笑了兩聲。搶過來拿我擎倒在地。騎跨在我身上。
劈劈拍拍就是一頓生活。打得來段段烏青。還拿着引線針在我兩腿上。
亂戮了三五十針。方纔住手。我那時還只有十五歲呢。阿根道可憐可憐。作
孽。作孽。我聽得老爺們說。告到當官去最重。不過是輪奸案子。誰犯了就要
研腦袋。張阿三道我們吃碗飯差不多天。受着輪奸那裏來的清官。肯替
我們伸這冤。阿根道我有一日做了官。一定先把這起老鴉殺掉。把花烟間
盡都禁掉。張阿三道你有這片心願。偏又不能够做官。那起穿靴戴頂的老
爺們偏又不高興來管我們的事。所以我們的苦竟吃的沒有出頭日子。想

來都是前世作孽之故。說着流下淚來。阿根見了也覺悽然。停了半晌還是張阿三回心轉來。向阿根道：「你我兩個都是呆子。這是四年前的舊事。我眼前又沒有吃苦白傷心。他則甚？」阿根也自覺好笑。暗想：「我本爲尋快活來的。無端的找惹煩惱。很沒道理。」這夜阿根就宿在張阿三那裏。明日回到祥記。春號已經十一點鐘了。從此阿根有了張阿三這路條。與倪雨生格外的親熱。倪雨生催問生意事情。阿根初還搪塞。後見他連連催問。只得回覆了個盡絕。說是不能爲力。只好再等機會。罷雨生撲了個空心裏。十分懊悔。屈指算算。在阿根身上倒也花掉了兩塊多錢。總要找一個機會。弄他回來。纔好。阿根那裏知道。依舊當他是個知己朋友。無話不談。無事不說。一日阿根從爺喊你呢。阿根道：「老爺在這裏。」老司務道：「老爺在新屋裏。叫你到新屋裏。」

去伺候阿根道那裏新屋我們老爺那裏有甚新屋老司務道你還沒有曉得麼你們老爺現在已新租着一所公館房子就是馬先生替他看的他要辦喜事了阿根又問什麼喜事老司務道你這個人真是嫖昏了連主人這樣的好事竟會一點子都沒有曉得費老爺要娶姨太太娶的就是清和坊梅雪軒昨天脫的牌媒人也是馬先生做的光是脫牌子喜封發掉八十多塊洋錢呢原來費春泉自與梅雪軒落過相好之後要好得一個人相似逐日逐夜渾在一起一刻都不肯分離春泉立願要娶他回去就煩靜齋做媒人靜齋一口答應好在梅雪軒姊妹是自己娘狠容易說話只要他自己答應了再無不成之理靜齋這現成媒人真是落得做當下靜齋就去見了梅雪軒的娘果然一說成功談定身價三千洋錢開銷在外歸報春泉春泉大喜又叫靜齋去租房子買東西幫辦一應事情齋靜於此事果然出力非凡

就替他在新馬路梅福里租了所三樓三底房屋。又到法界紫來街，像生店，置辦些紅木紫檀器具，搬入新屋新房裏。全是外國傢生陳設，得十分富麗。擇了一個天恩吉日，預備迎娶梅雪軒。又向春泉要紅裙，披風，鼓樂，彩轎，春泉一口應允。好在自己正室遠在永康，一任胡行亂做，全沒點子關碍。且說阿根聽了老司務的話，立刻坐了東洋車，拖到新馬路梅福里口，給過車錢，進衙照着老司務說的門牌號數找去，果然就找着。幸得春泉不在，只馬靜齋同一個店中學生意的，在那裏指派衆人安放雜物。阿根見了齋，靜搶步上前，叫了聲馬先生。靜齋道：「根二爺，你倒樂呀！」連着十多夜不歸堂了。費老爺問我，我只說你在店裏呢。阿根道：「多謝馬先生替我周旋，我總忘不了你的恩呢。」靜齋道：「你快來照顧，照顧罷。不要多說了。我還要外邊去呢。」說着便又吩咐了學生意的幾句話，匆匆去了。阿根這夜就住在新公館裏，看屋到明。

朝電燈公司裏人又來裝電燈。上上下下已經布置得花團錦簇到了正日。天井裏都鋪着地單內外都紮了彩客堂合兩廂房裏各式彩燈挂得繁星相似。一班小堂名在天井裏搭了座唱臺金碧丹青五光十色氣象倒也十分熱鬧。周介山毛惠伯等一般朋友都來賀喜。彩輿臨門一樣也有喜娘攬伴一樣也有賓相喝禮一樣的參天拜地照着正配兒禮數把家中正室一筆勾銷。春泉箭衣外套羽頂輝煌踱來踱去十分得意。祥記春號衆夥計公送了一班灘簧。周介山等衆朋友又公送了一班髦兒戲。一共熱鬧了三天。阿根從此便在公館中伺候不能像住在店裏時光自由了。張阿三那裏腳踪也稀了好些兒這日春泉叫他送一卷鈔票到豔情閣院中交給馬靜齋。是前夜子碰和裏的輸歟。阿根藏了鈔票從靜安寺泥路城橋一帶行來剛過泥城橋不期撞着了倪雨生被叫住了。問那裏去。阿根直言回答雨

生道。這幾天怎麼不見你出來到張阿三處問問也說有近十天不到了。敢是又攀了新相好麼。阿根道那裏有甚新相好我現在不比從前了。從前住在店裏無拘無束。恁我怎樣沒個人敢來說一句。現在住在公館裏了。老爺不差我。怎好出來。雨生道你們老爺搬家在上海了。不是阿根道並沒有搬家。我們老爺現在娶了姨太太了。就是清和坊的梅雪軒公館打在新馬路。梅福里雨生道怪道。不見你原來。你也有你的難處。張阿三只道你攀了新相好把你恨得要不的。現在纔知錯怪了呢。阿根道你替我分解。分解雨生道那何消你分付。我不知道便罷。知道了總要替你分解的。說着又邀阿根道昇平樓上野雞是出名的。何不泡碗茶飽看他一回。阿根聽了。嘻着嘴連四馬路去宕一蹚。阿根本是沒腦子的。就同着他到四馬路兜了一回。雨生應好好。於是雨生阿根走到昇平樓進門登樓看時。恰是上市時光。滿間桌。

子。幾沒。一隻空的。二人只得將就與人家。拼桌子。就在右邊那張上坐下。泡了碗淡茶。一轉眼間吃茶的人愈加多了。亂烘烘像潮湧一般。那裏還有個空座兒。并夾着一班做小生意的。喫的玩的雜用的手裏。托着肩上。搭着胸前。揣着在人叢裏鑽來鑽去。兜買還有賣藥東洋人。拾着皮包也夾在裏頭。兜圈子。二人都不在意。只留心觀看野雞這昇平樓原是打野雞的絕大圍場。結隊成羣。不計其數。一個個打扮得妖精相似。說笑話。尋開心。做出許多的醜態。演出許多的惡形。倪雨生是習慣自然。倒也不以爲異。阿根却又動了叫化吃死蟹。隻隻好的舊病。嘻開着嘴。再也合不攏來。恨不得把這許多野雞一個個吞下肚去。忽見那邊一隻野雞約模已有二十七八歲。臉上搽的粉。有一處沒一處。頸子裏烏沉沉一層油膩。不知在某年某月積下來的。身穿一件湖色綺紗棉襖。大襟上油透了一大塊。倒變做青灰色了。手裏捏

着塊白洋巾還算新鮮。好似怕人家不看見，一路甩着過來。雨生見了不覺一笑。那野雞只道雨生有情於他，一扭一扭扭過來，扭到雨生桌子前站住。了不轉睛的看定雨生，只等搭嘴上來，便當乘間坐下。那知恭候多時，毫無意思，只得扭開去別尋主顧。事有湊巧，這野雞扭不多幾步路，就被一個堂倌攔住了。說笑話，不知說了句甚麼，挑撥得那野雞又是笑，又是罵，又把白洋巾向堂倌臉上甩來。那堂倌慌忙向後退避，不提防和一個托盤賣眼鏡的相撞，只聽得豁琅一聲响，衆人鑽攏去瞧，早把一盤子零星東西，什麼香烟嘴眼鏡鈕子，撒了個滿地。那野雞見闖了禍，早一溜烟跑掉了。東邊托盤的灣倒身子，把東西一樣樣檢起來，見兩副眼鏡都跌碎玻璃，不能够再賣錢。因爲闖禍的是堂倌，不敢同他怎樣，只得認個晦氣，咕噥着去了。阿根不覺看呆了，雨生拿起茶碗觀阿根，不防備早放了點子，不知什麼在裏。

頭倒出一杯送至阿根面前道根兒吃茶。阿根只道是好意接來一喝而盡。誰料不喝猶可一喝時頃刻眼睛前昏沉沉身不由主的伏在桌上睡去了。及至醒來睜眼一瞧哎喲全不對了那裏是什麼昇平樓茶館見自己睡在一張沒帳子的鐵榻上面前站着一個外國人一個中國人那外國人睜出碧綠兩隻眼珠子射住了自己不知瞧點子什麼只聽那中國人道好了好。了醒轉來了滿鼻子聞着一顆香不像香臭不像臭說不出描不像的外國藥水氣味向四面瞧時見是一間狠潔淨很高爽的洋房心想怪呀這不做夢麼我明明在四馬路海四昇平樓合雨生兩個喝茶的怎麼會到這裏來這裏究竟是什麼地方這外國人和中國人究竟是什麼一等人又瞧榻上蓋着的是厚厚被子舖着的是軟軟褥子阿根此時正如丈六金剛一時間摸不着頭腦欲知爲甚緣由且聽下回分解。

十尾龜初編上

青浦陸士諤撰

第五回 墾空富俊僕結新歡

抬轎子乖人受暗算

話說阿根一覺醒來見自己睡在榻上面前站着一個外國人一個中國人正在不懂忽見那中國人開言道你姓什麼叫什麼爲甚喫了迷藥睡在茶館裏阿根道這裏是什麼所在我怎麼會到這裏來的你們又都是什麼人那人道這裏是仁濟醫院我們是醫生你是巡捕房裏送進來的你爲甚喝了一安眠藥水睡在茶館裏阿根聽說安眠藥水纔想起身邊還有一百五十三塊洋錢鈔票來探手摸時叫得連珠的苦袋裏空落落休說鈔票連廢紙都不有一張醫生問他爲甚叫苦阿根道我姓王名叫阿根在祥記春號火腿棧老板費老爺那裏做跟班今天老爺叫我送一捲鈔票到馬先生那裏

共是。一百五十三塊在大馬路碰着了一個朋友被邀到四馬路四海昇平樓喝茶。不知怎樣喝喝茶竟會睡熟的。那以後的事我就不知道了。現在你們說我喝了安眠藥水我也曉得那安眠藥就是一種蒙藥精神抖擣的人一喝了就要睡去想必我也中了毒計。被人家暗算去了。但是這安眠藥那裏來的呢。醫生道你身邊鈔票可還在。阿根道沒有了。都沒有了。先生可還有法子好想。醫生道這裏是醫院。只會得醫病。醫病以外的事不便管理。你那事只好告訴巡捕房。叫巡捕房替你查罷。阿根道我這會子可否離去。這裏我想家去稟告老爺呢。醫生道不必性急再停一點鐘可以回去了。阿根無奈只得安心等候。醫生說畢就出去了。阿根覺着頭裏還有點子渾沉沉合着眼默默的轉念頭想這安眠藥那裏來的。堂倌總不至於同桌的人。我與他素昧平生怎地會作弄我。莫非是雨生麼。想着雨生便把今天碰着的。

情形細細一摹，越想越疑，越疑越像。初還不過有點子疑心，後竟決然道：不錯，不錯！一定是他無疑。他聽我說送鈔票，馬先生那裏去纔邀我喝茶的好容易等滿了。一個鐘頭，醫生答應放出去。阿根就到巡捕房告知一切。巡捕房應允，查辦然後趕回公館，把遇騙情形向春泉說了。春泉只道他是串吃的，竟然大不答應，起來要把他送到巡捕房去。反是姨太太解勸道：他又不是有心綽你槍花，也是上人家當呢。趕緊查起來也未見得是查不着的。就是查不到手，你也不是吃不起虧的人。阿根是你鄉下帶出來的，不要說別的，那面子也總要替自己留留。上海是有報館的，不論大小事情，動不動就要上報。萬一被報上登了出來，走到人前去，連你也沒意思呢。春泉聽了，自然如奉綸音，沒一點子敢違拗。當下便把阿根排喧了幾句，也就罷了。阿根偏心不死，趕到名利棧去查問，却見房門緊閉。問茶房時，知道倪雨生不住。

在棧裏已有一個多禮拜了。只得懊喪而回。看官。你道。姨太太果然爲度量寬宏。勸春泉看過點子麼。非也。却因阿根生得俊俏。非常語言伶俐。年紀又輕。不過。姨太太早存了個鉤搭他的意思。恰好出了這件事故。意藉着排解。在阿根面前見一個好。阿根本是聰明透頂的。風月上頭。豈有不懂。一竟因爲碍着王僕名分。究有點子蠍蠍螫螫。不敢十分放肆。現在見天大一件禍事。姨太太三言兩語。弄的霧解烟銷。免掉了自己彌天大罪。那有不感激涕零之理。事有湊巧。這日六點鐘。一個堂子裏外場送進一張請客票來。阿根接了。轉送到樓上。見春泉坐在炕上。正吸水烟兒。阿根把請客票呈上。垂手侍立。聽候分付。春泉接來。瞧了一瞧。就略過炕几。上依舊吸他的水烟。一聲兒不响。姨太太就問那個請你喝酒。春泉道就是周介山討厭的緊。姨太太道。你可去春泉道我去了。你一個兒在家。不冷靜麼。姨太太道不要緊。你

只要早點子回來是了。在上海地方做生意應酬是少不來的。不去應酬就沒有朋友。沒有朋友就沒有幫手。沒有幫手做起生意來豈不要喫虧。不然爲我一個人倒使你生意上受大虧。春泉道：你這樣明亮就好。我一竟怕你不答應。遂向阿根道：說我就來。阿根應着。一個是自下去分付。不提這裏。姨太太親替春泉穿上了馬褂。紐好紐子。笑向姨太太說：我去去就來。就坐着馬車赴席去了。此時春泉已自備了一部馬車。進出很是便當。這去却便宜了阿根。淪肌洽髓着實的報了一番大恩。自此兩人便落了水。春泉却還一點兒沒有曉得不必細表。且說春泉坐着馬車徑到三馬路周介山相好花媛媛院中跨進門外場照例怪喊一聲。此時春泉已是十分老練。這裏頭經絡都已明白。並不驚嚇。徑上扶梯跨進房。介山拱手招呼見惠。伯希賢靜齋祥甫一班熟人都在。大家都說只道如夫人拌住了。不放你出。

來。那知。竟然會來了。真是出人意外。介山道。我說春翁不是懼內的人。惠伯不信。合我賭下個東道。現在可是我贏了。這十檯花酒。一定要奉擾的了。惠伯道。吃幾檯花酒算什麼。這裏吃過後。就翻檯秀卿那裏去吃一個雙檯。如何。靜齋道。今晚恐怕不成功了。我們幾個人。都要自做主人。都要有屈春翁作陪。輪轉來已有四五處的應酬。時光已經不早了。春翁是新婚燕爾。夜深了。恐怕不方便。惠伯道。這也沒什麼不方便。抵禦兩個膝蓋兒。不着就天亮回去。也不要緊。介山道。你又講錯了。如嫂要制得服春翁時。也不放他出來了。春泉道。你們說都要做主人翁。今天又不是年。又不是節。到底爲甚緣故。介山道。是錢行酒。春泉道。替誰錢行。介山道。是個留學生。姓秦。號叫少耕。新從外洋畢業回來。現在要到北京廷試去。所以替他錢行。春泉道。你們怎樣認識起。留學生來這班人。不是好惹的呢。介山道。是錢瑟公的朋友檯面。

上認識的這秦少耕人倒很和氣極要朋友一點子留學生習氣都沒有你少停會過面就知道了春泉道原來恁地靜齋又問春泉阿根遇騙的事可曾查着春泉道還沒有呢報了巡捕房宛如石沉大海一點子消息沒有叫阿根去問問倒說查着了自會來關照的用不着一蹚一蹚來問我們巡捕房又不光辦你一個人的事我們在內地聽說上海巡捕房怎樣怎樣的好現在看來也不過如此介山道這却不能怪他的他們究也不是仙人那裏能够件件周到惠伯道春翁失竊了麼春泉道並不是失竊遂把阿根遇騙一節事述了一遍惠伯道此事不難只消託瑟公說一聲是了錢瑟公巡捕房裏的人都熟識的春泉道瑟公怎麼會認識起巡捕房裏頭人來惠伯道瑟公這人本是極愛交朋友上中下三等人沒一等不交到做官的也有做買辦的也有做馬夫戲子的也有他認識巡捕房裏頭人還是前年子認識

起的呢。那時正值夏季裏，愚園地方盛行夜馬車。上海幾個關人沒一個不到瑟公也是夜夜到的愚園門外。有一個站崗巡捕是外國人齊巧。這時候天天派着他夜差。瑟公憐念他夜露裏淒涼，不過夜夜請他勃蘭地酒喝。喝酒却就喝成功了朋友後來瑟公的馬車不知爲了什麼被捉進巡捕房去。這巡捕齊巧在裏頭一見是瑟公的馬車，忙替他巡捕頭兒跟前說了個情。非但沒有罰掉洋錢，倒又認識了個巡捕頭兒。從此瑟公便同巡捕房裏頭人認識了。就是跑快馬車也比別人捉得好一點子。正說着外場報說客來。人上來接着。怯壳怯壳樓梯上一陣皮鞋聲响，門簾啓處走進兩個客來。春泉見前一個是洋裝朋友，後一個就是錢瑟公。介山起身招呼那洋裝朋友。見春泉面生，就過來請教。貴姓台甫。春泉說過轉問那人，纔知就是秦少耕。介山見客齊了，便叫娘姨喊起手巾。一時外場絞上手巾，衆人接來揩過。介

山要過筆硯替衆人開寫局票。靜齋忙問春泉叫那個春泉道我不叫了花
泉。媛媛挿嘴道費大少那有不叫的道理。介山道我薦一個清倌人。你可好春
泉搖頭道清倌人沒甚趣味。靜齋道仍舊我來舉薦一個罷。包你出色惠伯。
插問你薦的是誰。靜齋道蘇玉蘭惠伯道那個蘇玉蘭名字好熟。靜齋道你
這個人怎麼竟這樣的善忘。兩禮拜前的事竟會忘記到個乾乾淨淨惠伯。
道喚想着了。想着了是賈箴金做的箴金。那日曾邀你我去。又過一場麻雀。
那日你牌風甚盛。連和過兩副倒勒呢。不錯果然出色。遂向介山道迎春二。
蘇玉蘭春翁叫寫寫寫寫罷。周介山運筆如飛。一時間各人的局票都
已寫好。叫娘姨轉給外場分頭發去。就請衆人入席。秦少耕坐了首位。春泉
第二。餘人依次坐下。那秦少耕春風滿面談笑。風生席間。七個人沒一個不。
應酬。周到。春泉果覺十分可親。自恨無緣。不曾早日相見。衆人所叫各。

局陸續到來。偏偏春泉的蘇玉蘭遲遲未到。害得他忙得熱鍋兒上螞蟻相。他看看這個瞧瞧那個。看來看去偏又看中了秦少耕叫的王翠芬。不轉睛的打量。只見王翠芬碟圓一張圓面孔並沒傅半點兒脂粉。拖著一根油鬆大樸辦。好似烏雲中推出一輪皓月。十分可愛。想要轉一個局。又因初次會面。未便啓口。直到菜要齊快。蘇玉蘭方姍姍其來。一進門就問那一位費大少。靜齋把手向春泉一指道。這位費大少就是我們號裏的大老板蘇玉蘭。欸欸輕輕走到春泉椅後坐下。笑向春泉道。今天因轉局多了來得晚了一步。對不起春泉連說不要緊。不要緊一面釘住了蘇玉蘭。細細打量。一會子見他白胖胖的面孔亮晶晶的眼睛滿面春風。一團和氣異常的可親。春泉遂旋轉身子。有一句沒一句同他攀談。衆人因還要翻檯。都不肯盡量菜。一上齊就催乾稀飯。接着就是馬靜齋做主人。翻檯。豔情閣院中。春泉推辭。不。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上來敬了一巡酒。咸貴道：雅翁今日在轉運了。你今年賭裏頭是一竟輸的呢。我與你同着場不會見你贏過。雅士道：父麻雀原不過是消遣。消遣就有輸贏。究也有限。今年在漢口牌九裏光是一條牌就輸到七千多銀子。咸貴道一條牌輸到七千多賭到終局要輸多少。雅士道足有二萬多銀子。春泉聽了不覺駭然。咸貴道：賭錢的事本是逢場作戲。輸輸贏贏說不定的。我們原班這幾個人明日再叙一局如何。瑟公道：兄弟齊巧有點子小事恕不能奉陪了。咸貴道：春翁一定肯賞光的。春泉還沒有回答。雅士道：兄弟板到咸貴道：你是贏家好意思說不到麼。春泉道：在什麼地方呢？咸貴道：同春坊沈彩林院中好麼。春泉道：就貴相好那裏麼很好狠好。瑟公不便阻當。春泉道：我們吃過飯到王翠芬處去坐坐好麼。張咸貴道：瑟翁早點子賞飯罷瞧光景。春翁還要請我們吃酒呢。春泉道：檯巴酒算甚麼？我就請你們吃一檯。

是了。瑟公道：春翁當真請酒麼？春泉道：真的。於是連聲催飯，吃过饭，大家同到西公和里王翠芬院中來。王翠芬家裝着電鈴的，所以客人進門烏龜並不怪叫。春泉走上樓見娘姨大阿金已站在樓門口迎接，心裏詫異，問道：我們上來又沒有人通報，你們怎麼會曉得的大阿金道：我們裝着電鈴的呢。客人上來相幫，們只要把電鈴一擊就曉得了。進房坐定，恰值王翠芬出局回來，照例敬過瓜子，殷勤的應酬。春泉道：今天房間可空，我想就借你這地方請幾個客，可以不可以？王翠芬道：你費大少肯照應，是再好沒有。的了，怎麼倒說得這樣客氣？當時春泉要過筆硯，點了菜，隨接開了請客票，所請無非是馬靜齋、周介山、毛惠伯等一千人。一時客齊，外場把檯面擺好，絞上手巾，大眾入席，道謝而飲。靜齋道：春翁新相好，倒擊這裏是那個介紹人？的春泉道：並沒什麼介紹人，是我自己找來的。靜齋湊趣道：春翁眼力果然。

不。差。竟。被。你。找。着。一。隻。項。子。王。翠。芬。曉。得。春。泉。是。個。富。翁。妓。女。以。錢。財。爲。重。
自。然。格。外。殷。勤。所。以。檯。面。上。應。酬。得。十。分。周。到。一。時。叫。來。的。局。陸。續。到。了。瑟。
公。鼓。起。興。來。就。要。擺。莊。擣。拳。馬。靜。齋。合。周。介。山。却。還。在。談。講。生。意。經。絡。什。麼。
火。油。價。錢。又。跌。了。咪。吶。瑞。記。兩。聽。一。元。七。角。半。鐵。錨。牌。一。箱。兩。元。一角。半。德。
富。士。兩。元。五。角。半。要。做。倒。做。得。講。得。個。津。津。有。味。却。被。瑟。公。道。我。們。要。擺。莊。
了。你。先。來。做。一。個。輸。贏。露。水。生。意。不。要。談。他。了。方。把。兩。人。話。頭。剪。斷。於。是。平。
拳。對。手。八。馬。五。魁。鬧。一。個。不。了。等。到。菜。將。次。上。齊。衆。人。正。在。催。乾。稀。飯。忽。聽。
得。半。空。裏。喤。喤。喤。一。陣。鐘。聲。翠。芬。先。聽。得。卽。說。可。是。撞。亂。鐘。靜。齋。聽。了。忙。起。
身。走。到。窗。邊。推。開。一。扇。窗。兒。向。下。喊。道。撞。亂。鐘。了。樓。下。有。娘。姨。接。應。也。喊。說。
撞。亂。鐘。了。你。們。快。點。子。去。瞧。瞧。隨。後。達。辣。津。辣。一。陣。草。鞋。脚。响。三。四。個。外。場。
趕。緊。飛。跑。出。門。去。了。此。時。席。間。衆。人。也。都。仰。着。頭。息。聲。靜。氣。的。聽。那。鐘。聲。春。

泉等撞過亂鐘屈指數去一二三四五六七恰恰撞到七下停了跳起來道了不得了不得七下剛剛是新馬路站起身來推出窗瞧時月色中天靜悄悄地並沒見一點兒火光衆人道泥城橋朝西通是七下鐘不見會新馬路的適有一個外場先跑回來報說在新馬路上救火車通通去了春泉聽得忙到後面露檯上向西北望去在牆缺裏現出晚霞般一片紅光來春泉着急喊小馬夫外場回說小馬夫跑得去瞧了春泉急得心裏突突的跳王翠芬道新馬路上人家有許多呢你着急些什麼春泉不答趕着要走靜齋道且等馬夫來了走不遲你橫豎保着險的怕什麼正說着小馬夫已來了在天井裏喊老爺報說道龍飛馬房後背離公館不多路呢巡捕攔着走不過忽忽下樓跳上馬車飛一般駛向新馬路來打從勞合路經中泥城橋纔過了春泉一聽拔步就行也來不及與衆人作別靜齋道我與你同去兩人急

得中泥城橋從車窗裏望出去就見一個頭戴銅帽身穿紅衣的外國人帶領多人整理皮帶通長銜接做一條橫放在地上開了自來水管把皮帶一端套在龍頭上並沒點子水聲却不知不覺皮帶早漲胖起來綑得緊緊的馬車沿着皮帶走不多路早被巡捕擋住靜齋在車窗裏探出頭來說了幾句也沒中用只得轉灣穿餘慶里打從孤嶺路兜轉到了派克路那火瞧去還離着好些但是耳邊已拉拉雜雜爆得怪響很似放幾千萬炮燐似的頭上火星亂打下來馬夫把袖子遮着頭拉疆馬車放到梅福里門口春泉靜齋跳下車一口氣奔到家裏見阿根同厨子都在門口爭先訴說道保險行外國人已來看過說不要緊放心是了靜齋道要緊是沒甚要緊只是防總要防在前頭的好你拿保險單賬薄契券一切要緊物件理齊了先交代一個妥當人其餘鈔票銀洋首飾等類好帶呢帶在身邊不好帶就放好在鐵

箱裏頭衣服雜物一概不要去動他。春泉道我這會子心裏亂的很。你進來幫我收拾收拾罷。忽又聽得豁琅琅一聲响。知道是坍下屋面仰首瞧時。那火舌頭越發焰起來高了丈餘。趁着風勢呼呼的發嘯。火星火老鴉一塊塊飛過來。春泉慌的向裏就鑽。靜齋跟着走到樓梯。靜齋便縮住了脚。春泉急道快上來。現在時光還避甚麼。嫌疑。靜齋只得跟上。春泉走進房中。見姨太太嚇的面孔失色。一手拖着娘姨。一手拖着大姐。三個人抖成一堆兒。姨太太嘴裏不住的亂喊。菩薩天爺救救菩薩天爺救救春泉道你們這樣濟得甚事。快拿首飾先收拾起來。姨太太一見春泉忙放開了娘姨大姐。撲過來。執住春泉的手道這這便如何。這這便如何。春泉道你不要慌。首飾在那裏先拿來收拾起來。要緊要緊。姨太太道我慌的不記起了。你替我找。找在罷。春泉道叫我那裏去找。叫我那裏去找。靜齋立在房門口喊道別的東西。

都不要緊。保險單第一先找出來。那是憑據呢。失掉了保險行就要不認賬的。春泉道。你進來。帮我找找罷。靜齋跨進房。叫應了姨太太。隨道不必。這樣發急。包你不要緊。你們一急心。先慌了。倒要誤事。快點子大家收拾東西。春泉聽說。撒開了姨太太。忙去收拾。顧了這樣。却忘了那樣。摸出一把鑰匙。交給靜齋。道你替我把櫥門開了。瞧瞧他的首飾匣。可在裏邊沒有保險單。莊摺契券。我都放在鐵箱裏的。現在都已找出了。靜齋接了鑰匙。開出櫥來。一瞧見第二隔上放着一隻朱漆小皮匣。忙問這可就是首飾匣。春泉走來。一瞧。連說是的。兩人胡亂收拾完畢。春泉睜着眼。問靜齋。道你替我想。想可還有甚東西。沒有收拾。靜齋道也沒有什麼了。你不要慌。春泉也不回。答。走到樓窗口。呆呆地瞧火。忽見火光中。冒起一團團黑烟。夾着火星。滾上去。直衝向半天。裏門首衆人齊說。好了。不要緊了。靜齋也來瞧了。說道。

藥水龍來了打了下去了話剛說罷果見火舌頭低下了好些兒漸漸看不見了連黑烟也淡將下去春泉始放心歸座只聽姨太太合娘姨大姐都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不止靜齋道春翁你保了險還有甚麼不放心保險行裏不發極你自己倒先發起極來宛如沒有保險一樣春泉道我也曉得不要緊保了險都是保險行裏的干係只是瞧着焰騰騰的火就在面前燒自心裏也不能够自主呢不多時聽得馬路上車輪碾動氣管中嗚嗚作放氣聲乃是藥水龍打滅了火凱旋的記號接着阿根同厨子說着話也回進來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再表。

